

「克己復禮為仁」爭論平議

● 孫國棟

《二十一世紀》第8、第9、第10，三期連續刊載杜維明、何柄棣、劉述先三教授因「克己復禮為仁」一語的解釋不同而起激烈爭論的文章。讀後頗有所感，謹稍抒鄙見。

三教授爭論的緣起由於何教授指杜教授將《論語》孔子答顏淵之問「克己復禮為仁」中「克己」一詞解釋為「克服自己」，進而將「克己」等同於「修身」，只強調禮的積極意義，而忽略禮的消極約束意義，是無異將帶有抑壓性、克制性的禮，轉化為抒發性修身的禮，違反了孔子「克己復禮」的原意。何教授說這是由「量變一躍而為質變……先從突破口轉小彎，隨着轉大彎，直轉到一百八十度與古書原文重要意義完全相反。」

何教授又徵引匡亞明《孔子評傳》來解釋孔子「克己復禮為仁」說：

在孔子看來，統治者不能自我克制生活上的侈靡、政治上的僭越，要實行仁政是不可能的。所以孔子主張克己復禮，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慾望，恪守周禮，不能越軌……克己是復禮的

前提，不克制生活上的侈靡、政治上的僭越，就無法恢復到禮樂有序、天下有道的局面。克己復禮主要是對統治階級說的，即要求統治階級提高遵周禮、行仁政的道德自覺性。

何教授更從《左傳》昭公十二年載孔子對楚靈王因奢僭驕虐卒至自縊而死的評語：「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證明「克己復禮為仁」一語，源出於「古志」，乃指制抑奢僭無禮而言，並無積極修身之意，於是指杜教授解「克己復禮」為修身，是「語境」跳躍。何教授更說：「當代新儒家對古代思想的詮釋比任何前代學派都離譜……很多謹嚴的學人，對之都相當懷疑，甚至不少人認為它內中不乏欺世的野狐禪。」因此引起杜、劉兩教授的反駁。

平心而論，杜教授釋「克己復禮」只闡揚積極修身一面而遺漏抑制一面，的確有不足之處。但因此而指其

平心而論，杜教授釋「克己復禮」只闡揚積極修身一面而遺漏抑制一面，的確有不足之處。但因此而指其與原文意義完全相反，則不免過甚其詞。

與原文意義完全相反，則不免過甚其詞。劉教授對此已有辯釋，本文不再引述。至於何教授徵引《左傳》所載孔子之語，以駁杜文之說，在方法上亦有瑕疵。因為(1)「古志」的話，只據《左傳》所引，原意難明，不宜即指其為純抑制性。(2)楚靈王奢僭驕虐，孔子徵引「古志」以責之。謂孔子僅責其不能抑制奢僭，亦揣度之詞而已，《左傳》更無其他資料可以佐證。究竟孔子有無更責其不修身失德之意則未可知。(3)孔子評楚靈王時年二十二歲(據何教授考證)，而答顏淵之問已在中年，孔子中年以後對「仁」及「禮」之觀念如何，現《論語》中載孔子論「仁」論「禮」各有數十條之多，何教授不從《論語》以探求孔子當時思想的真義，而援引《左傳》不詳涵義的「古志」及毫無旁證的孔子之言以為證據，豈非方法上有瑕疵？歷史上同一「名物」因時間不同而有異解，思想史上一詞一語的內涵演變更速，豈宜以前一時期的思想內容證後一時期的思想內容？

何教授認為匡亞明的《孔子評傳》是研究孔子最好的書，於是引匡亞明的話：「克己復禮主要是對統治階級說的，即求統治階級提高遵周禮、行仁政的道德自覺性。」這番話如果用在西周「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民」嚴格劃分社會階級的時代是對的，但到了春秋晚年孔子時代，階級制度已開始動搖，匡先生以此話來解釋孔子的「克己復禮」就不適當。因為孔子正是突破社會階級的先驅者。他的「有教無類」就是突破階級的明證。何教授既盛讚孔子的「有教無類」，並自述為了發揚孔子「有教無類」精神，自己是「用功最勤、用盡可能最多統計、最多種資料的詮釋者和證明者。」(見第

10期〈再論「克己復禮」的詮釋〉)可見何教授承認孔子的施教已超越階級。孔子的教育，以詩、書、禮、樂為內容，三千弟子既非統治階級，弟子之間更無貴族與平民之分，都學禮、習禮。在孔子觀念中，禮是人人行為的重要規範之一，決不為貴族階級、統治階級所專利。匡先生以西周時的社會背景，而論春秋晚年孔子的思想，是否適合？何教授既肯定孔子「有教無類」，卻引匡先生這番話來詮釋孔子論禮思想，豈非自相牴觸？

《論語》〈八佾篇〉：「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劉述先教授引用這段對話來說明孔子徵引古書並不拘泥原來意義，反而鼓勵學生作啟發性的思考。劉教授的解釋稍嫌簡略，未能盡意，以至何教授誤會說：「劉教授對孔子子夏師生對話毫未能作出任何詮釋和分析。」原來何教授把「禮後乎」的「後」字錯誤解釋為時間上出現的先後，於是講了一段毫不相干的話。他說：

姑且按照劉先生意思把「克己復禮」的禮和「禮後乎」的禮視為等同。前者既由孔子講明是出自古志，此語中的禮一定比孔子古。此語既言及「復禮」，這須要恢復的禮一定比古志還古，比孔子更要古得多。這樣古的東西，怎麼子夏會認為是後起的，而且得到孔子的讚賞呢？用初中英文文法作比，怎麼過去式、過去完成式會比現在式、現在進行式更「後」呢？豈不是孔子(事實上是劉教授)自打自己的嘴巴嗎？

(見第10期〈再論「克己復禮」的詮釋〉)

歷史上同一「名物」因時間不同而有異解，思想史上一詞一語的內涵演變更速，豈宜以前一時期的思想內容證後一時期的思想內容？

《論語》這段對話的「禮後乎」不是指禮出現「時代」的「後」，而是指表現於行為上層次的先後。孔子認為人先有忠信之質，然後再用禮以文之。這正是孔子賦禮以仁的新精神的一貫主張。孔子所以稱讚子夏，因為子夏能了解禮是外表的文，忠信(或仁)是內裏的質。先具忠信之質，然後加上禮文，所以說「禮後」。何教授錯解「後」是指時間先後的「後」，是一大疏忽。

我覺得劉教授提出論語這一條，最適當是用以說明孔子「仁」與「禮」的關係觀念——一為內質，一為表文。修身必須表裏合一，不能只顧表面的禮節而缺乏內在的仁心，亦不應只有內在的仁心而不顧外面的禮節。這是孔子將古代的禮注入新精神的說明。

《論語》中有關這類的提示很多，如：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
 〈衛靈公十五〉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
 〈八佾第三〉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八佾第三〉

林放認識到禮有所本，所以孔子極讚賞他。奢與儉雖都不適當，但奢近於注重外面的表現，儉則較近內情，故寧取儉。喪禮與其節文習熟，不如真正哀痛動情。所以說「喪與其易也寧戚」。

在《論語》中，孔子常將內質與外文對舉，可見孔子觀念中之「禮」，必須有內心的真情。故求實踐「禮」，不能只講消極的克制而不理會真情的培育。這種內與外、質與文雙修的態

度，孔子是特別注意的。所以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雍也第六〉)

何教授認為禮是「具有頑強約制性的」。又說「孔子對『克己』的看法只可能是字面的、常識的『克制自己』的種種僭越無禮的慾望言行，決無解為『修身』及其延伸之理」(第8期〈「克己復禮」真詮〉)。如果把「克己復禮為仁」一條從整部《論語》中抽離出來，只是一句獨立的話，則何教授的解釋是可以成立的。如果把這一條問答放在論語中，與論語的整體精神連結起來觀察，則何教授的解釋必遺漏一些涵義。我們研究古人思想，固然不應以自身所薰染之學說推測古人的心意，而專務尋求歧出之義以演繹自己的思想，牽古人以就我。亦不應劃地自限，死守一字一句的表面意義，而忽略古人思想之精義內蘊，割裂古人的思想。統觀《論語》二十篇，從各方面顯出，孔子之精神必兼顧內與外、裏與表、質與文。不可能只重外表的克制而忽視內面的培養。論語是一部孔門師弟間言行的紀錄，出於眾弟子之手，不是一部有嚴密系統的著作，所以用辭遣字並不謹嚴，有時就其辭的廣義而言，有時就其辭的狹義而言。而且各弟子的質性不同，學養參差不等，身分背景不齊，問答時的環境相異，各記所言所聞，未必每條記載都意義完足，所以要探求孔子思想的真義，必須從各樣紀錄、各種角度，綜合而觀之。如果只從一條一句「字面的」、「常識的」去理解，很難把握孔子說話的真義。

禮除了約制僭越無禮的慾望言行之外，似乎更有調節一切行為使其適中、不過不失的意義。《論語》〈泰伯篇〉：

「禮後乎」不是指禮出現「時代」的「後」，而是指表現於行為上層次的先後。孔子認為人先有忠信之質，然後再用禮以文之。這正是孔子賦禮以仁的新精神的一貫主張。

我們研究古人思想，不應以自身所薰染之學說推測古人的心意，亦不應劃地自限，死守一字一句的表面意義，而忽略古人思想之精義內蘊，割裂古人的思想。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
 憊，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恭、慎、勇、直都是美德，不是
 僭越的慾望，仍須調節之以禮，使之
 適度。所以孔子時時以禮樂並舉。
 如：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泰伯第八〉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
 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
 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憲問第二〉

「文之以禮樂」，就不是只有「頑
 強制約性」，而更有調節身心行為之
 意。我這說法，何教授不至認為又是
 「先從突破口轉小彎，隨着轉大彎，
 直轉到一百八十度與古書原文重要意
 義完全相反」罷？

孔子之後，孟、荀兩大儒成為儒

以荀子思想釋孔子之
 「禮」與「仁」，恐有未
 盡之意。



學的兩大系。《中庸》舉出「尊德性」與
 「道問學」兩項目，正可表現這兩系思
 想重點之不同。孟子主性善，故重
 「尊德性」；荀子主性惡，故需賴後天
 的學力而節制之以禮，重「道問學」。
 孟子之性善說與荀子的性惡說乃「千
 古不可同之異，亦千古不可無之異」。
 何教授重荀輕孟，所以稱荀子「集先
 秦儒家思想大成」。但中國二千餘年
 來學者多推孟學更為主流。宋明儒學
 以發揚孟學為多，當代的新儒學，亦
 闡揚孟學為多。孔子思想，涵蓋孟與
 荀，何教授欲偏以荀子思想釋孔子之
 「禮」與「仁」，恐有未盡孔子之意。荀
 子云：「禮者養也。」又云：「孰知夫禮
 義文理所以養情也。」（《荀子》〈禮論〉）
 然則何教授恐亦未盡荀子之意。

本文探討孔子「禮」的觀念，全以
 《論語》中孔子之言為根據，不旁及其
 其他文獻。因為其他文獻常會增減孔子
 的原意。

本文以對何教授質疑較多，皆出
 於對學術認知的真誠，不敢有私意存
 乎其間。我早年曾治唐宋社會史，何
 教授是治中國社會史的前輩，對明清
 社會史用功之勤、致力之深、創獲之
 多，我是非常欽佩的。尤其何教授於
 兩度退休之後，仍「致力於整合古今，
 加深瞭解目前中國主要癥結的歷史根
 源，並探求解救之道。」此番胸襟抱
 負，使我肅然起敬。但為學術之求
 真，不得不對何教授直言無隱。

1992年5月20日於美西